

鲁迅杂文书信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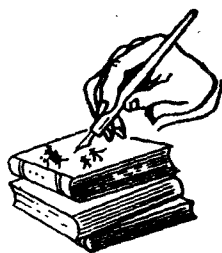
续编

曾文正公集

鲁迅杂文书信选

续 编

一九七二年四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東亞法律叢書 刁榮華主編

日本刑法判例評釋選集

基本定價：叁圓

譯者 洪 福 增

發行人 刁 榮 華

發行所 漢 林 出 版 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0號三樓

電話 三七一 九八七五

郵政劃撥一〇八八三二號

經銷處 各 大 書 局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初版

新聞局局版業字第一四九三號

说 明

本书编选了鲁迅杂文六十四篇，书信二十四封，主要是鲁迅的后期杂文和书信。鲁迅的后期杂文，是他在长期对敌斗争以及和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

文章的编排次序，是按照发表年月的先后排列的。文后作了必要的注释，个别文章和部分书信过去没有发表过。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

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

2011/5/9 2011/11/3/04

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慣于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鬻
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空
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
向刀邊覓小詩吟罷低眉氣寫
憂月光如水照瑣衣

魯迅



目 录

杂 文

随感录·····	1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4
忽然想到（五、六）·····	11
灯下漫笔·····	17
杂感·····	27
这个与那个·····	30
一点比喻·····	40
无花的蔷薇之二·····	44
纪念刘和珍君·····	50
淡淡的血痕中·····	57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59
老调子已经唱完·····	63
答有恒先生·····	71
习惯与改革·····	79
“好政府主义”·····	83
沈泽的泛起·····	86
宣传与做戏·····	90
好东西歌·····	92
“友邦惊诧”论·····	94
南京民谣·····	97

“智识劳动者”万岁·····	99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101
“非所计也”·····	104
《二心集》序言·····	106
听说梦·····	111
论“赴难”和“逃难”·····	115
学生和玉佛·····	120
崇实·····	122
电的利弊·····	125
为了忘却的记念·····	128
言论自由的界限·····	140
文章与题目·····	143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146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149
谚语·····	152
二丑艺术·····	156
偶成·····	159
华德焚书异同论·····	162
沙·····	165
《伪自由书》前记·····	168
《伪自由书》后记·····	173
踢·····	204
帮闲法发隐·····	207
新秋杂识（二）·····	210
过年·····	214
《准风月谈》前记·····	216
论秦理斋夫人事·····	219

拿来主义·····	222
忆刘半农君·····	226
安贫乐道法·····	23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34
捣鬼心传·····	237
隐士·····	240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44
什么是“讽刺”？·····	253
论人言可畏·····	256
从帮忙到扯淡·····	260
名人和名言·····	264
《且介亭杂文》序言·····	270
登错的文章·····	273
我要骗人·····	275
白莽作《孩儿塔》序·····	281
写于深夜里·····	283
“立此存照”（七）·····	297

书 信

致钱玄同（1918,7,5）·····	300
致台静农（1927,9,25）·····	302
致章廷谦（1930,3,21）·····	305
致章廷谦（1930,3,27）·····	307
致曹靖华（1930,9,20）·····	310
致韦素园（1931,2,2）·····	313
致李秉中（1931,2,18）·····	316
致曹聚仁（1933,6,18）·····	318

致榴花艺社 (1933,6,20).....	322
致胡今虚 (1933,8,1)	324
致陶亢德 (1933,10,18)	326
致曹靖华 (1933,10,31)	328
致郑振铎 (1934,6,2)	331
致郑振铎 (1934,6,21).....	336
致曹聚仁 (1934,8,13).....	340
致合众书店 (1934,10,13)	343
致 萧 军 (1935,10,4).....	345
致王冶秋 (1935,12,4).....	348
致曹靖华 (1935,12,19)	351
致王冶秋 (1936,1,18).....	353
致黄萍荪 (1936,2,10).....	355
致颜黎民 (1936,4,2)	357
致颜黎民 (1936,4,15).....	360
致李霁野 (1936,5,8)	363

随 感 录¹

(一九一八年)

近日看到几篇某国志士做的说被异族虐待的文章，突然记起了自己从前的事情。

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其时中国才征新军²，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³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

那时候又有一种偏见，只要皮肤黄色的，便又特别关心：现在的某国，当时还没有亡；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兰、斐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的旧事。匈牙利和芬兰文人最多，声音也最大；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⁴的小说；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

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但又有一些区别：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征服者不行仁政。譬如两

个病人，一个是热望那将来的健康，一个是梦想着从前的耽乐⁵，而这些耽乐又大抵便是他致病的原因。

我因此以为世上固多爱国者，但也孱⁶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

注 释：

①本篇写于一九一八或一九一九年，未曾发表过。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立志用文艺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他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阅读和研究了大量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一九〇八年发表了论文《摩罗诗力说》，一九〇九年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翻译或介绍北欧、印度、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作家的作品，热情地宣传“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到五四运动前后，他在这方面的注意力一直没有中断。因为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满清王朝虽被推翻，但是代之而起的封建军阀统治更加残酷。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改变。鲁迅怀着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写了这篇杂文，以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历史经验作镜子，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爱国者；号召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争取民族的解放，做真正的爱国者。

②一八九五年，腐朽透顶的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